

熊培雲：

與其詛咒海水不如建造船舶

在熊培雲新書最後一個章節，他用了這樣一句話作為標題——「與其詛咒海水，不如建造船舶。」這或是熊培雲寫《尋美記》的真實原因。從哪邊出事了着火了就馬上衝向哪邊進行評論的輿論「消防員」到如今的「局外知識分子」，熊培雲在新書中以片斷式寫作手法對美國的社會與文化作出了系列分析與解讀。與其詛咒現實的骨感，不如去探索實現烏托邦的可能。「問世間美為何物？一邊嘆息，一邊尋找。」熊培雲一直筆耕在路，期待讀者去發現「新我」，去尋找美的存在。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蕊 河南報道



《尋美記》 本報河南傳真



熊培雲作客鄭州分享新書《尋美記》 香港文匯報河南傳真

新書命名「尋美記」，有兩層含義，一是前往美國，二是尋找烏托邦這種美的存在。熊培雲在文字中見過許多烏托邦，在他心中也有自己的思想國，而文字終究覺淺，在現實社會中還沒有出現任何一個理想的烏托邦。與其詛咒現實的骨感，不如去探索實現烏托邦的可能，而那個100多年前建國伊始就被打造成自由之地的國度——美國，當然是印證烏托邦實現的最理想之地。

「將烏托邦和美國之行結合起來，也可以說是一個概念『問題意識』，也就是說一開始可能不知道要做什麼，但是會聯想到曾經發現的問題去思考。對於很多訪學和旅行的人來說，都有一種問題意識，一開始並沒有想過要寫書，但是隨着兩個月的遊歷，和很早之前有關烏托邦的思考相碰撞，便萌生了寫書的念頭。」他說。

在翻開《尋美記》之前，最好能讀過托馬斯莫爾的《烏托邦》，因為熊培雲在書中無時無刻不帶着烏托邦的思想地圖走在美利堅聯邦共和國的土地。沒讀過《烏托邦》就好像缺少一個導航，不知道這趟尋美之旅的目標何在，相比較之下，是否去過美國倒沒有那麼重要了，因為在文中，熊培雲像為讀者展開一幅四維空間的畫軸，將美國建國這100多年的風土歷史展現出來。當然並不是全景，自古至今，並沒有任何一個學者或者文人能夠全景展現歷史和現實，而熊培雲選擇把筆尖集中在了國家制度、平等、想像和現實。

一切烏托邦都是階段性的

熊培雲是因為受邀到芝加哥觀摩美國總統選舉，而踏上他的第一次尋美之旅。對熊培雲而言這是一個機遇，第一次直面美國就是去感受其最引以為豪的民主制度。

漫無目的的穿行、無遠弗屆的遊思以及隨時切換的交談與場景，使《尋美記》更像一部文字版的公路電影。很多人旅行會提前查資料、做攻略，但是熊培雲遊歷時更喜歡把自己完全拋到一個陌生的環境裡。「我需要一種陌生的闖入感，這樣獲得的經驗會比別人給的建議更有代入感。我稱這是『偉大而神秘的偶然性』。」

熊培雲在生活現場與歷史縱深間不斷切換視角，將2012和2016年兩次美國大選以左右之爭這條主線貫穿打通。「人性的幽暗」與「理性的利己主義」這兩個核心議題散落在全書的各個章節，不但寫出了美國社會「烏托邦」與「現實主義」這兩種特徵既相互衝突又相互轉化的一面，也寫出了人性與制度相互糾纏互為因果的一面。他相信，從一個烏托邦走向另一個烏托邦是人類之激情所在，只有承認自己是

不完美且可以不斷打補丁的烏托邦，才是可實現的烏托邦。

熊培雲發現，美國和《烏托邦》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議會民主制、聯邦制、以農立國、宗教信仰自由、一夫一妻制，重視思想和科學、標榜王師和人道主義，盡可能海外作戰。在《烏托邦》中出現的制度和特點，熊培雲都在美國找到了現實的存在。

但能夠找到相似的印記，並不代表美國是鮑德里亞所說的「已實現的烏托邦」。相反，從一開始就帶着烏托邦印記的美國，也在反烏托邦。

印第安人的被屠殺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即使現在的美國人正在試圖遺忘這個國家建立起來的慘痛基礎，但是這種迫害是不會被徹底遺忘的，正如熊培雲所說，「在我心中難免會聚攏一些與此相關的想法，以不斷完成內心的審判」。類似的事情歷史上發生了很多，在費城，熊培雲還給讀者展現了一個有污點的國父喬治華盛頓。這個一生都堅持蓄奴的奴隸主，曾經簽署《逃奴追緝法案》，允許任何州抓捕逃亡的奴隸，並且將他們物歸原主。而他本人為了規避《廢奴漸進法案》還曾經想出，在自己住宅下修建秘密通道，保證自己家中時刻有黑人奴隸為自己服務。而這些歷史，大概只能站在獨立宮和費城憲法中心的紀念館裡，才會知曉。如果沒有熊培雲的腳步，這個世界上大約99.99%人不會踏足至此。

為此，熊培雲認為，真實的烏托邦——美國的制度就是在現實中妥協才得以建立。從某種程度上說，妥協就意味着不完美，正如同富蘭克林在制定美國憲法的過程所說：「這部憲法的部分內容，目前為止我也不盡然同意，可是我也不敢說，我永遠都不會贊成」，「我同意這部憲法，是因為我覺得恐怕找不出來比它更好的了，而且我也不敢說它是最好的，我願意為了公眾福祉，犧牲我認為憲法中存有錯位的看法」。

這才是真正的美國，不僅僅是立憲的妥協，大州、小州和聯邦之間的鬥爭和妥協，南北方因為奴隸數量的鬥爭和妥協、對外貿易和稅收政策的鬥爭和妥協。「追求真理，而不強加於人」，富蘭克林在他的回憶錄中表明了自己的態度，而這大概是從另外一個側面說明了所有自認為是完美的制度都是在自欺欺人。

正如熊培雲認為的那樣：人世間一切的烏托邦都是暫時的，階段性的，而非終極性的，人類文明的艱難歷程，不過是由一個夢想走向另外一個夢想，而每個階段都伴隨着悲或喜的歷程。

遠離網絡 積累思考

熊培雲，1973年生於江西永修，畢業於南開大學、巴黎大學，主修歷史學、法學、傳播學與文學。曾為《南風窗》駐歐洲記者，《新京報》首席評論員，東京大學、牛津大學訪問學者。現執教於南開大學，作品多次獲評中國國家圖書館、新浪網、《新周刊》、《文學報》等頒佈的年度好書獎。

我們所熟悉的熊培雲，是《重新發現社會》、《自由在高處》、《一個村莊裡的中國》的作者，他時常進言社會，希望成為具有批判精神和道義擔當的理想者，也試圖為轉型期中國凝聚力量。近年來，微博時針仍停留在2017年的熊培雲，似乎已逐漸淡出公眾視野，遠離輿論的風口浪尖。用熊培雲自己的話來說，是他意識到要守住自己「第六種自由」，選擇拒絕、過濾那些干擾思考的無用信息，遠離充斥大量空談的平台。

「我已厭倦當一名評論『消防員』，哪邊出事了着火了就馬上衝向哪邊緊接着進行評論。」他更願意形容現在的自己是「局外知識分子」，強調自己是既關心這個時代，又不捲入其中，這樣才能擁有獨立地思考與清醒的認知。

從此熊培雲便做了個「非常艱難的決定」：若非必要，以後一定少上網。「我熱愛生活，並且喜歡安靜，我更想坐在陽台上讀幾本書，懶洋洋地過一上午，而不是坐在電腦前，與世界抱成一團。」

熊培雲說「每個人都是一座孤島」。他的解釋是，「孤獨並不是一件壞事，在一個人旅行的過程中，我是成長的。人，身處群體中會受愛恨情仇的影響，而孤獨是最好的防腐劑。回首過去生活中的變化，我的成長過程很多時候是孤獨的，因為你會專注地探尋某種東西。」

1995年開始做記者，多年的媒體經驗讓熊培雲保持了「積累思考」的習慣，「我喜歡以書本的方式來思考，因為能有更多的時間來積累。我會隨身帶筆記本，將每天所思所想隨手記錄，哪怕只有幾百字，當你需要這些素材的時候隨手拈來。我很陶醉於自己和自己的對話，我很需要一些細碎的思考。」

對於下一步的寫作計劃，熊培雲直言很有可能從事小說創作，「尋找一種適合自己的表達方式比拓展言論自由是更重要的事。在所有文體裡面，小說是『問題之王』，因為它可以寫詩、寫評論、設計劇情，是最富有意義的，我現在會特別留意去聽故事，也就是說『養故事』，慢慢養大之後可能就成為一本小说了。」

書介

安眠醫生

作者：史蒂芬·金
譯者：黃意然
出版：皇冠文化



三十五年前，丹和母親溫蒂逃離了全景飯店，卻開啟了另一段更加恐怖的日子。飯店的死靈纏上他們，母子倆每分每秒都被恐懼的陰影籠罩着。三十五年後，丹在安養院裡擔任照護員，用自己的「閃靈」能力幫助臨終老人安詳結束餘生，成為備受敬重的「安眠醫生」。有一天，小女孩艾柏拉突然向丹求救，說「真結族」要來抓她了！這群人異常危險，專門綁架具有閃靈能力的孩童，用殘忍的手法加以虐殺，再吸取他們的精氣來換取永生不死。丹決定幫助艾柏拉對抗這群活生生的惡魔，但問題是，這群人的所在地，正是他逃了一輩子——三十五年前早已付之一炬的全景飯店……

82年生的金智英

作者：趙南柱
譯者：尹嘉玄
出版：漫遊者文化



韓國2019年書店評選文學小說類年度最佳書籍，同名電影正在熱映。金智英，1982年4月1日生於首爾。在眾人「理所當然」的期待下，她辭掉工作當起平凡的家庭主婦……某天，她的行動變得異常，丈夫決定帶她接受心理諮詢，而她的人生故事被緩緩揭開……這本書宛如人生現場直播，述說女性在社會中所感受到的一連串恐懼、疲憊、錯愕、驚嚇、混亂與挫折。全文以金智英的記憶為敘述主軸，偶爾引用了統計資料、文獻報道來支持那些記憶，意圖將她的人生刻畫得更為寫實、普遍，就是在這樣平凡有如紀錄片的人生中，蘊藏著令人心驚的現實批判。

書架之外

一位瑞典「中國迷」



著名漢學家、諾貝爾文學獎終身榮譽馬悅然。

這位瑞典「中國迷」名叫馬悅然，1924年出生。他對中國的「迷」體現在四個方面。一是刻苦學中文，二是努力教中文，三是認真研究中國文史哲，四是勤奮翻譯中文著作。

1946年，馬悅然讀到了林語堂的英文版散文集《生活的藝術》，便立馬被其深深吸引。從這一年起，他開始學習中文，中文教材竟然是中國典籍《左傳》，難度之大，可想而知。兩年後，他來到中國四川，白天向川人調查當地方言，夜晚則在峨眉山的報國寺中學習中文。不久，他操著一口地道的四川話，回到瑞典。1951年，他大學畢業，老師是瑞典著名的漢學家高本漢。畢業後，他開始了中文教學生涯，編寫了多種中文教材，供瑞典和其他北歐國家的青年學者使用，教材的內容甚至深入到上古和中古漢語的音韻學、古代和現代漢語語法、詩律學等方面。

馬悅然對中國文史哲的研究十分寬泛，包括《詩經》、《論語》、《孟子》、《史記》、《禮記》、《尚書》、《莊子》等。他所撰寫的《中國西部語音研究》、《現代漢語語音》、《現代漢語語法》、《漢語並不難》、《一張牡丹畫上的六首詩》和《中國文學手冊：1900-1949》等，無不顯示了他高度的藝術鑒賞力和豐富的歷史文化知識。

馬悅然中譯瑞的內容更是五彩繽紛，涵蓋了中國古代文學和現當代文學作品，如《桃花源記》、辛棄疾詩詞、《水滸傳》、《西遊記》、毛澤東詩詞以及老舍的《普通病房》、聞一多和艾青的詩、沈從文的《邊城》、張賢亮的《綠化樹》等。他甚至還英譯了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這些古今文學作品大都具有習近平主席所描繪的「像藍天上的陽光、春季裡的清風一樣，能夠啟迪思想、溫潤心靈、陶冶人生，能夠掃除頹廢萎靡之風」的特點。馬悅然曾經深情地說過，「中國是我的第二祖國」，「我不是中國人，可是我讀過相當多的中國文學著作，從上古時代到現在。每讀到一篇我非常欣賞的作品，我都希望把它譯成我自己的母語。為什麼呢？因為我願意讓我的同胞欣賞我自己欣賞的文學作品。」

2019年10月17日，馬悅然溘然去世。聽到這個消息後，我從自己的書架上取出他用中文撰寫的散文集《另一種鄉愁》，一頁接一頁地輕輕翻動著。深深的哀思中，一種強烈的情感驟然從心頭升起：一個瑞典人能夠如此看重中國的文化，那麼作為一個中國人，就更應該充滿文化自信，全身心地熱愛中國文化了。

文：鄭延國

抒情無國界

《從天而降億萬顆星星》是北川悅吏子的創作，2002年播映連續劇，並發行同名書籍（劇本改編：小泉堯），2018年又由韓國電視台再度詮釋，不但擴增了集數，內容亦加入更多情節，吸引不少舊雨新知的關注。

原始場景設定於日本東京。堂島完三從刑案地點離開，片瀨涼買完宴會食材，兩人在前往豪華客船的路途中有了眼神交集，很短暫，卻令堂島完三困惑——「似乎在哪裡見過……」。堂島完三與片瀨涼在船艙客房的邂逅，呈現了戲謔般氛圍，反倒營造出可愛自然的悸動。他們的命運相互交纏，缺一個，故事就沒法順利講述下去，幾乎形成三「主」鼎立的姿態，誰都不宜稱為配角。日語版小說的書腰，甚至還放置了木村拓哉（片瀨涼）、深津繪里（堂島優子）、明石家秋刀魚（堂島完三）的照片當作宣傳呢。

韓劇演員徐仁國、庭沼珉、朴誠雄能否延續原班人馬的魅力，亦受到了矚目。舊劇當前，舉凡演技、排場以及商機，都能確確實實比較一番。況且觀眾的眼睛日益雪亮，詞鋒又犀利，新片是好是壞，各樣意見前仆後

繼，相當露骨。老片新拍，其實不稀奇了，偶爾還會被網友嘲笑缺乏創意。幸好，世人不見得都嚴苛。除了新觀眾的熱情鼓舞，另有忠實影迷支持，他們極願意花費時間（或許也得花費淚水），再感受一次同樣的糾葛。

龍爭虎鬥，議論由人——（1）青勝於藍。（2）後浪與前浪，激盪難分。（3）說不出優點，驗證了舊愛依然最美。（4）對小說產生興趣，火速尋來細讀……。評價如何，終究是相當主觀的私密感覺。他無動於衷，你卻痛哭失聲，潸然不止。受到性格閱歷影響之外，跟風土民情也息息相關。

跨國合作，如今簡直可戲稱為「日興又興」了。興盛至極，春風吹又生。更要注意：此刻，吹什麼風。由於實例繁多，請容許我將這股風潮限定於日本與韓國方面。

天才鋼琴少年和藝術財團企劃室長共譜戀曲的韓劇《密會》，取材自江國香織的《寂寞東京鐵塔》。日本電影版的主演為岡田准一、黑木瞳，韓劇則為劉亞仁、金喜愛。相仿的禁忌，類似的愛與痛，不同的嫩葉與熟

花，在兩個國度各自萌芽。

韓國演員鄭智薰領銜主演的《回來吧，大叔》，講述驟然離世的附身還魂奇譚，改編自淺田次郎的《椿山課長的那七天》。地域一經置換，宛如出現平行世界，令人期待更璀璨的火花。

聚焦於上述案例的創作軌跡，另可觀察到某個差別。《寂寞東京鐵塔》與《椿山課長的那七天》初始即以小說呈現，之後才改編成劇本。《從天而降億萬顆星星》的順序恰巧相反，劇本居先，小說在後。書籍內容係改編自連續劇之劇本。劇本和小說服務的對象不同，即使具有相同的抒情意圖，也必須拿出適性的文字釣竿，好好經營。一部改編作品，其過程無論是「小說化」或「劇本化」，最後呈現的成果，早已去蕪存菁、開枝展葉了，因此我們才得以品味純粹的情感。



《從天而降億萬顆星星》 作者：北川悅吏子 譯者：張秀容 出版：台灣角川

書評

文：余孟書

跨越國界的抒情，阻礙仍多。基於環境、語言、文化等等殊異，若企圖照本宣科，可能會導致「國際性的鴨子聽雷」，入耳無用。若修改幅度太大，又怕破壞原作，失去原味。怎麼改、如何編，工作團隊委實要燒腦傷神了。

《從天而降億萬顆星星》的抒情，還必須斟酌道德尺度。除了違反倫常的畸戀，亦涉及愛情的擬真與純真，刑警自我防衛的正當與過當，殺意的主動與被動。增添異邦元素，重新設定細節，片瀨涼變成金武英，堂島優子變成劉真江，堂島完三變成劉真國，是否可以展現出奪取眼淚的深情呢？

抒情無國界，是值得期待的景色。觀賞者在等候佳作的間暇，或許也該走向自己的心靈邊境，檢視那裡有沒有應該拆除的藩籬。各類材料的異域改編，終究都得出辛勤，勞心、勞力之後，若能使普羅大眾向文學稍加親近，更是一種抒情式的贈禮。